



			五	漢
			二	書
			九	門
四	三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五	漢		
二			
九			
三			
函	架	冊	號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3
冊數	4 (1)
函號	299 82

薛文清公先生要語 內上

手寫註記

謂余宜有言

余惟先生為我

陽守盛賚汝梓之以廣其傳

公撫楚

以是篇授漢

刻之

南中傳矣

要語

列為內外篇

大中丞近滄谷公

輯文清先生

薛文清先生要語序

淺草先生

求也文庫

通

而引其躍如

懼學者或

動靜內外

斷斷然觀其會

存神則蹊逕融

默識則見聞忘

利用則元虛屏

窅於存神

於心性

而誠於默識

旋於利用

虛見非所務也

其命於學

則根

之學

急於其所持蹈

而空言

淪汨之

夫聖人

後世

不以狂悖馳驚而

將使聖人之學明於

庶幾迴謬悠者之瀾

恍然思發之

余嘗窺見持蹈

孔門所謂成德也

奈何能已已哉

先生之學

先生之學

先生之學

先生之學

先生之學

先生之學

然盛哉

已而晚宋學者

濂溪氏出

至於紫陽

蒸蒸

教湮

而聖學之指晦

利聲華泊如也

夫三代之

誼勲庸

光明博碩

其於榮

去

立朝策世

行

步趨塗轍

康康焉不少離

其為學

信道而好古

其不在是歟 余聞先生資稟完粹

庶幾有所循而不惑

窺

學者欲得門而入

固慥慥者之明徵

聖學雖未易

瞻焉不可掩若此

然則斯編

以一偏廢也

乃其務以實勝

模其文辭

漸以破裂

持蹈

又乃飾蹤古人

騁其詖淫譎張

侈然逃失於

先生不作

世之學者

以言附見

蘊義

於先生固相感焉

假令

宗本各有攸當

而流風

相繼倡明而起

雖其

窟

不足以奪之

乃今海南浙東

以待方來

而一時支離之

一文清焉

以其所持蹈

承紫陽

勝國之後

河朔之間

得

幾不可尋

歷三百年

而遺其持蹈

紫陽宗本

聘臆見

繁華其言

而無負乎公之嘉惠後學矣

則庶乎合內外之道

以識意

得意而忘言

期於實踐

一以貫之者也

學者由言

學也

乃其意主於舉要

余應之曰然

公之學

文清之

則瀾不廻

子謂公之意遠則其是乎

憂之矣

故源不澄

知言者蓋

或曰彼晚宋之濫觴也

則知斯編傳於世烏可少哉

學者讀文清語

斯其

而不足以明道

歷世愈久

讀其書

輒犁然有當其心

言又平實易直

故每

去吾近而可師

其

本朝薛先生

若曰

斷斷前賢

而尤愛重

谷子岱宗

讀書尚友

起家海上

刻文清先生要語序

謹序

前監察御史

姑蘇後學徐棧

提刑按察司副使

賜進士第

中憲大夫

勅提督湖廣等處學校

旦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仲秋吉

要言月

凌虛厲空者之類也

久則病且仆矣

屑慥慥者

是皆依託幻妄

色取口給

無

之懷慝襲義

崇偽導譖

可學

幻詭可久

故世

以有行

非僊人則幻術

爾僊不

而凌虛厲空以有行乎

凌虛厲空

窮壤

誰能去周行廣路

言道也

本自周行廣路

人在

能敘先生言哉

夫道之為

屬余引端簡

嗟乎翳余何人

以廣其傳用便誦習

而遂

為內外兩篇云

茲將梓

積久成帙

因析

如敬軒先生

豈

之不可以禮天下國家也

出神入鬼

狂恣無歸

未嘗若莊列之恠

知周乎萬物

而道濟天下

崇效天

卑法地

則又曰知崇禮卑

而其言崇德廣業

天閃倏有無之不可測識也

未嘗若老子之龍乘風雲上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聖人之龍德

必曰庸言

之愚不肖弗與焉

子言

故知道之不明不行也

夫婦

要語

至明典宣德正統間

三

傳愈遠

愈遠愈離

蓋

而不知本固有在

愈

經世而宰物

謂可以入德而作聖

遂以註疏章句

糟粕陳言

甲者守訓詁

而訓詁之失

高者崇靜虛

學者流猥派別

岐分戶競

嗟乎宋自嘉熙而後

謂其少自得語

為有據依耶

而或者貴耳

近而可師

不明允薦誠

平實易直

返藏於密

此

龍潛深淵

聖人洗心

相肖矣

又曰鳥集茂林

人心有一息之怠

便與天地之化不

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其謂萬物不能礙天之太

皆必揆義與道而後已

其言行巨細

崛起中立

超然於風氣俗習之外

而先生不假師傳

從事聖學者

時莫有知謫法先王

又經元人汙染之俗

百餘年於茲矣

河津介河朔

余是以私淑艾而莫之敢狎焉

蓋實自先生發之 其言可誣已

益光以顯

江門陳白沙氏 以至近世王湛諸名儒

自是而後 始有康齊吳聘君氏

生之言炳炳燿燿矣

其尚言乎

矧先

所以師百世而風後來者

著論辨者幾何人

至七十二子之徒

彼有撰

嗟乎古聖哲由軒農而降

此尤淺之乎語先生矣

又或少其鮮所撰著

豈可不謂深造自得哉

涉歷仕途

迄今二十餘年

而

則竊慕文清公之為人
迫登第後

日習舉子業
其所志念

有契於心
遊庠序中
雖

取而讀之

偶書肆中見薛文清公讀書錄

余十七八歲時
獨學寡朋

...

...

滁上後學胡松序

...

嘉靖辛酉春三月吉

...

余言

...

乃岱宗則重有取於

...

後可泉胡公

吳公 曾摘讀書錄中之語為粹言

余是以尊而信之 先輩東湖

言之者 可不謂有德之言耶

有不如其所言者乎 誠非徒

夷考其行 故所言皆切近平實

履

孔子猶謙焉 文清夫子 篤志踐

不逮 而躬行君子 恒耻躬之

是以古之人 噫 言不顧行 學者之通患

儼然與嚴師友相對處焉 即惕然有所警省

讀書錄未嘗釋手 每澄心莊誦

余亦

無棟後學谷中虛謹識

嘉靖甲子春三月吉

夫體用一

究其極

又何內外之可云乎

合內外之道也

夫體用一

文清要語云

遂總題為

外篇所以應事處物

蓋內篇所以脩己立德

分為內外兩篇

復

然所集與粹言無異

又集其語為讀書錄畧

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

河東薛

塞也 若所見之是否

隨即錄之 蓋以備不思而還

之矣 余讀書 至心有所開處

即便劄記 不思 則還塞

橫渠張子云 心中有所開

薛文清公要語內篇

要語

然未免再萌於心

吾於所為之失

是

心中無一物

其大浩然無涯

身

可謂自賊之甚矣

賢多少言語

于此而尚不能修其

嘗默念為此七尺之軀

費却聖

偽也

獨處不能謹

而徒飾乎外

礙心之虛

萬物不能礙天地之大

萬事不能

似

人心有一息之怠

便與天地之化不相

瑄識

不安義命

安也

人之出處
當安於義命

其妙難以語人

神氣清甚

心體浩然

讀論語

坐久假寐既覺

一日在湖南靖州

明發遂書其言於壁

少嗜欲

多明理

黠然

謂是朱文公

告余曰

儒衣冠

其色

余往年在中州

嘗夢一人

知之未嘗復行難

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

一言一行

求合於道

當自今一刮舊習

去惡而惡未盡

未能掉脫

故為善而善未純

以不大進者

正為舊習纏繞

睡至五更

忽念已德所

余在辰州府分司

宣德五年

閏十二月初二日夜

徒自勞擾

祇見其不知命也

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

日夜思慮萬端

若計較利達

脩德行義之外

當一聽於天

衣服

動靜語默

衣
夫切要
在風夜飲食
男女

少言沉默最妙

以全吾湛然之性

心久矣
當悉皆掃去

萬起萬滅之私
亂吾

而應事有力

常沉靜

則含蓄義理深

慎言其餘深有味

亦憂老之將至
誠心如此

者
吾於道德無成

古人功名不立
有憂老之將至

學以靜為本

否則匪人矣

因喜而多言

覺氣流而志亦為動

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多言

而能存者寡矣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喋喋

默

纔舒放即當收斂

纔言語便思簡

身

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

和

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

而非禮矣

有斯須之不

人有斯須之不敬

則怠慢之心生

無欲則所行自簡

不外是矣

于此事事皆合天則

則道

應事接物之間

易曰

惟深也 故能
思無疆
學者當深體之

况大事乎

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

上一則作事不差

纔二
矣

天理渾全

則顏氏之樂可識

心廣體胖

人欲淨盡

仰不愧

俯不作

輕言則納侮

主敬則定而明

人心也

易搖而難定

易昏而難明者

...

斯須苟且

即非敬矣

更論甚政治

自家一箇身心

尚不能整理

無益也

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舊習

定須截斷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

一切

一念之非即遏之

一動之妄即改之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通天下之志

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而人欲消熄

苟有一息之間

則天理常存

德性之學

須要時時刻刻

學者之通患

將聖賢言語

作一場話說

顧力行何如耳

顧力行何如耳

余謂為學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

為治不在多言

申公曰

甚害事

當慎所發

機在心

其庶有進乎

發不以正

薦志此道

使天下之物不能尚

公則一

私則殊

正則大

於密

聖人洗心

退藏

鳥雀巢茂林

蛟龍潛深淵

分矣

充其極

則堯桀

一念能謹

即作聖之端兆

一念不謹

即作狂之端兆

昏昧矣

主一則氣象清明

二三則

天理

水清則見毫毛

心清則見

便當克去

念慮一毫雜妄

即非仁

不能知止

則耳目無所加

非力所及而思者
出其位

非力所及而思者

妄也 故君子思不

非力所及而思者

所當服膺而勿失也

所當服膺而勿失也

以是知謹言乃脩德之切要

賢之書 謹言之訓尤多

賢之書 謹言之訓尤多

論語孟子

與凡聖

銅人有三緘之戒

禮有安定辭之訓

譏

春秋有食言之

書有惟口出好與戎之訓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

邪則小

邪則小

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

作詩 作文 寫字 皆非本領

自身却只是庸眾人

學得雖是 做得雖是

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

學得雖是

學得雖是

學得雖是

學得雖是

學得雖是

學得雖是

學得雖是

學得雖是

無不存矣

無不存矣

無不存矣

無不存矣

無不存矣

無不存矣

無不存矣

消磨得盡

以是知克己最難

二十年治一怒字

二十年治一怒字

二十年治一怒字

手足無所措

手足無所措

則氣平體胖

樂可知矣

惟心清慾寡

樂也

俗以為樂

德

莫此為甚

傷生敗

酒色之類

使人志氣昏醉荒耗

乘

萬金之富

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貴之已

者一聽於天

必可得者常

內者必可得

未可必

求在外者未可必

求在

游焉可也

身心之功有餘力

要語內篇

卷

要語內篇

人可欺

天其可

欲以虛假之善 蓋真實之惡

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大丈夫心事

當如青天白日

豈可不自勉

德行道藝

皆不如古人

懈意一生

即為自棄

况取舍之間乎

若實見得

雖生死猶不可異

可不勉乎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

其正

故貴乎聽德惟聰

聽言雜

則與之俱化

遂失

乃見克己之效驗

只公之一字

中夜以思

其小也可知矣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

體之

有忍事乃濟

學者宜深

經云

有容德乃大

法之

天無不包

地無不載

君子

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

斯須省察不至

欺乎

則妄念發

則妄念發

欺乎

則妄念發

欺乎

欺乎

欺乎

欺乎

欺乎

徹

彼此各得分願

皆與人共之

則生意貫

富貴貧賤

安樂生壽

病

廓然大公

禽獸笑以異

若能克去有已之

雖曰有人之形

其實與

由是生意不屬

天理滅絕

亡

一切不恤

已壽

而人之貧賤危苦死

惟欲已樂

惟欲已生

惟欲

惟欲已貴

惟欲已安

故計較萬端

惟欲已富

只為有已

為有已

人所以干病萬病

矯之以細

察其偏者而悉

暴當矯之以和

粗當

躁當矯之以靜

褊當矯之以寬

輕當矯之以重

急當矯之以緩

凝定最有力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in kuzushiji style,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labels above.

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一息不可不涵養

涵養只

蔽於有己之私也

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

已與人物

本同一理一氣

而或

與萬物為一體矣

而天理之盛

便是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in kuzushiji style, corresponding to the printed labels above.

乃知其言之有味

惟心得而實踐者

只有操心是要規

萬般補養皆為偽

許魯齋詩曰

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養德養

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

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

一故而羣邪並興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

因極力變化

余性偏於急

且易怒

矯之

則氣質變矣

言不及行

可耻之甚 非特發

議也

誠有不可及者 未可輕

乃初學之大病

前輩

好議論前輩得失

心之要可知矣

以欽之辭終

堯舜傳

堯典以欽之辭始

益璣

作事有力

人心寧靜專一

則窮理

則發育萬物有力

造化翕寂專一

居敬以立本

窮理以達用

不能克已者

志不勝氣也

去 此可為克已之法

上蔡有一硯

極愛之

遂屏

莫知所止也

人不主敬

則此心馳騫出入

要當已有真見方可

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

矣 平生之所為 不及古人者多

長短 及夷考其

詞 議論前人之

詞者皆是也 嘗觀後人肆筆奮

於口譟之言 凡著於文

要語內篇

主敬可以持志

志固難持

氣亦難養

即此是敬不屬處

謹之

吾性覺疎快

寫字有差遺者

實為脩省之至要

豈惟王者之當然

畏乃恐懼兢慎之意

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

周

大王王季

克自抑畏

周公告成王曰

厥亦惟我

愛外物好

則心不好矣

則心定矣

外物得亦不喜

失亦不怒

中心惻然

必欲不

不勝感發興起

念之念之 夙夜無忝所生之言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

為為政之本

故知惟孝友於兄弟

義也

無他

達之天下也

親親

仁也

敬長

親親

氣清則理明

慈淡則心虛

心虛則氣清

之

廣大虛明氣象

無慾則見

少慾可以養氣

行欲方

截然有執

智欲圓

應物無滯

心欲小

文理密察

膽欲大

見義勇為

寧矣

一為外物所誘

則心無須臾之

生

而紛紜多事矣

若私意一起

則枝節橫

本無許多勞擾

動則應

明白坦直

人只是箇心性

靜則存

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遠

所習又偏

一旦

若氣質既偏 自少至長

功 則亦無不可變之理

幼至長 歷歷曾用變化之

氣質之偏 自生來便有此矣 若自

有智 浮淺者必無謀也

則哲 淺則否

嘗驗之於人

其深沉者必

則哲 淺則否

書稱舜曰濬哲

蓋深

不言而躬行 不露而潛脩

不著 習不察

心細密則見道 心粗則行

更語內篇

長

學者開口

皆能言道理

言者之難也

弟

不敢有邪心

漸近於誠

言者之難也

弟

體認未至

終未能與道合一

言者之難也

弟

乍存乍亡者

是間斷之時多也

言者之難也

小人之心

欲人同其惡

言者之難也

君子之心

欲人同其善

言者之難也

學不進

率由於因循

言者之難也

為勉

弟

千古聖賢

未嘗不以警懼之意

言者之難也

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言者之難也

驟欲變其所習

言者之難也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

雖至

外離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

不可斯須

察

勾竊引之私

不可不

斯須照管不至

則外好有潛

謹防外好以奪志

...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與

是所謂自欺也

而體諸身心者

皆不能然

若徒能言之於口

能實行此道理否

又當體諸身果

然當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

非有德之氣象

非有德之氣象

促迫褊窄

率浮躁

促迫褊窄

象

象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

從容廣大之氣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

好

好

英氣甚害專

渾涵不露圭角最

英氣甚害專

則曲而難

則曲而難

順理而行

則直而易

逆理而行

順理而行

味

味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

不如近時切實而有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

想 這便是睡時做工夫

想

手足不敢妄動

心不敢亂

手足不敢妄動

可忽

且如就枕時

可忽

鄙至陋處

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

鄙至陋處

攀援勢要以售進者

搖尾乞憐

彼卑汗苟賤

之天

當脩之身而聽

君子之出處

其所守

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

以光明行事

敬天之心

瞬息不敢怠

所以流於狂也

終無可依據之地

曾點

過

則理與事不相資

若見理雖明

而不一踐履

則事與理相安

而皆有著落處

見得理明

須一一踐履過

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纔為善

即有求名之心

進德之

基

厚重靜定寬緩

進德之

氣象之卑陋矣

無非一身佚欲之計

宜其

晝夜圖為

後人區區小智自私

氣象

後人區區小智自私

聖人大公無我

真天地

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謂小事

都不謹信

之謹

今人日用言行將

孔子曰

庸言之信

庸行

惟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

則以不安者為安矣

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

義理也

不安者人欲也

人心皆有所安

有所不安

安者

密汝言

和汝氣

為

不若宅平而無

仲長子光曰

在險而運奇

宏

識高則量大

氣盛則聲

泰然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

心常

也

思索大勞而不節

也

也

也

腹之欲

過求華麗之衣

君子不為

必極口

故衣食飽煖足矣

衣食之類

本為養生之具

不可缺者

也

